

2016.10-2016.12

城與書

Os livros e a cidade
Books & the City

免費索取 | Edição Gratuita | Free

09



ISSN 2313-772X
9 772313 772004

ISSN 2520-792X (PDF)
發行量 : 3000份 Tiragem: 3000 exemplares Circulation : 3000 copies

Star

明星書

漫步圖書館 Passeio pela biblioteca Linger in the Library

24小時閱讀 紅街市圖書館
Biblioteca do Mercado Vermelho Oferece Serviço 24 horas
Red Market Library Offers 24-hour Service

焦點活動 Destaque do Evento

更好的明天——新中央圖書館規劃展覽
Para um Amanhã Melhor – Exposição sobre o
Projecto d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專欄 Special Column Coluna

殺人犯背後 不含罪案偵探小說
A Hongkonger's Civil War
A Problemática da Metalinguagem na Autobiografia Artística

前言

美國傳奇歌星Bob Dylan憑一系列流行曲歌詞奪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讓流行文化登上文學殿堂。愛書之人也當趕上潮流，因此今期《城與書》專題為「明星書」，介紹由明星歌星為主角的書，讓流行文化跟書本結合。

圖書館也得順應社會發展，因此我們推出紅街市圖書館24小時運行，配合澳門人繁忙急促的生活節奏，在今期「漫步圖書館」介紹。我們正籌備新中央圖書館，繪出21世紀閱讀風景線，今期「焦點活動」介紹新中央圖書館的規劃展覽。

Prefácio

Bob Dylan, a grande lenda da música americana, venceu o Prémio Nobel da Literatura com as suas letras de música pop, assinalando assim a canonização da cultura popular. Cabendo aos bibliófilos acompanhar as últimas tendências, esta edição de Os Livros e a Cidade é, por conseguinte, dedicada ao tema "Livros das Celebridades", apresentando algumas obras sobre celebridades e grandes estrelas, a fim de estabelecer um elo entre a cultura popular e os livros.

A fim de acompanhar a evolução dos tempos, a Biblioteca do Mercado Vermelho disponibiliza agora um serviço de 24 horas de atendimento ao público, em resposta à agitação e ao ritmo acelerado das vidas dos residentes de Macau. O novo serviço será apresentado na secção "Passeio pela Biblioteca". Estamos agora a preparar-nos para a construção d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visando a criação de uma paisagem de leitura para o século XXI. Na secção "Destaque do Evento", será apresentada a exposição relativa ao projecto d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Preface

American music legend Bob Dylan secured 2016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with his pop music lyrics, marking the canonisation of popular culture. Book lovers should likewise keep up with the trend. This issue of Books & the City is therefore themed around 'Books of the Celebrities' and will introduce some books encompassing celebrities and superstars in order to associate popular culture with books.

In order to keep pace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the Red Market Library is offering a 24-hour service to cater for Macao residents who live busy and fast-paced lives. The new service will be presented in 'Lingering in the Library'. We are now prepar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entral Library in the endeavour to sketch a landscape of reading for the 21st century. 'Highlight Event' will introduce the exhibition on the new Central Library project.

目錄 Índice Contents

新書角 01
專題：明星書 02-07
漫步圖書館：24小時閱讀 紅街市圖書館 08-11
Passoio pela biblioteca: Biblioteca do Mercado Vermelho Oferece Serviço 24 horas Lingering in the Library: Red Market Library Offers 24-hour Service
焦點活動 12-13
Destaque do Evento
專欄 14-17
Special Column Coluna

編輯出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公共圖書館管理廳
Edição e Publicação: Departamento de Gestão de Bibliotecas Públicas do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Editor and Publisher: Department of Public Library Management of the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f the Macao SAR Government
地址：澳門崗頂前地三號
Endereço: Largo de Santo Agostinho, N.º 3
Address: Largo de Santo Agostinho, N.º 3
Tel.: (853)28377117
Fax: (853)28314456
E-mail: inf.bc@icm.gov.mo
Website: www.library.gov.mo
www.facebook.com/BibliotecaCentraldeMacao
ISSN 2313-772X(紙本) ISSN 2520-792X(PDF)

美術設計：馬高
Design: Marco Chui
印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Impressão: TIPOGRAFIA WELFARE LDA.
Printing: TIPOGRAFIA WELFARE LDA.

製作
Produção
Producer 新生代 NEW GEN Monthly

貓眼看人間

《達賴喇嘛的貓》描述達賴喇嘛收養的貓在寺廟裏初聞佛法，小說第二集《呼嚕嚕的藝術》更進一步，以貓眼見證人間的貪、瞋、癡，帶出因果業報的道理，告訴我們追求快樂也要有智慧。小說作者大衛·米奇 (David Michie) 跟我們分享他的創作靈感。

撰文：呂珠玲

問：書中的貓不單跟僧人為伍，還見過不丹皇后和美國明星阿諾舒華辛力加，你為何要用貓的角度來解釋佛學？

答：我養過很多貓，書內的貓則是基於我和太太以前領養的喜馬拉雅貓，現在兩隻老貓是從動物庇護所領養的。當我聽說達賴喇嘛曾經養貓，便幻想他的貓一定見多識廣，牠的見聞一定很有趣。我寫過佛學和禪修的書，但很多人工作繁忙，放假看書只求娛樂，這本書是讓讀者以輕鬆有趣的方法認識博大精深的佛學。

問：書內的貓貪食貪玩，會對僧人發脾氣，又會誤判事情，牠的貪、瞋、癡跟人類很相似，你是以貓來寓意人類嗎？

答：動物和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快樂，希望脫離痛苦，但我們作為人類，要理解佛法又比其他有情眾生更易，生而為人還要有閒暇學佛，是十分稀有珍貴的。

問：書內的人物有孤獨寂寞的企業家，有孤僻自閉的電腦奇才，也有事業未竟的餐廳大廚，最後都找到快樂之道。這些人物是怎樣構思呢？

答：這些人物都是來自日常生活的人，其實不論我們的種族語言如何不同，大家的相同總比不同多，生活上的挑戰也相差無幾，而佛法的可貴在於為我們提供一個全面的指引，讓我們處理這些挑戰。書內這些人最後都明白了透過造福別人，才能得到終極快樂。

問：《達賴喇嘛的貓》寫小貓住進寺廟的生活變化，第二本《呼嚕嚕的藝術》則寫小貓要尋找快樂之道，第三本《The Power of Meow》尚待翻譯成中文，這三本書是一步步深入佛學嗎？

答：第一本《達賴喇嘛的貓》是佛學入門，第二本《呼嚕嚕的藝術》探討快樂之道，第三本《The Power of Meow》則是關於覺知和真相。每一本的主題都愈來愈深入，同時希望為讀者提供娛樂。



// 大衛·米奇以貓的角度解釋佛學。(圖片由被訪者提供)

達賴喇嘛的貓2 呼嚕嚕的藝術

作者：大衛·米奇 (David Michie)
譯者：江信慧
出版社：商周
出版年份：2016



北韓迷宮

作者：Pazu著伯伯
出版社：天窗
出版年份：2016

旅行家Pazu在北韓旅遊四天，靠跟導遊聊天、閱讀北北者的傳記、翻查北北的歷史，而寫成這本有趣而深入的北北遊記。作者交遊廣闊，曾跟脫北者暢談，又跟西藏作家認識，他在書中寫出這些人的見解，含蓄地將北北的極權對比中國的專政。



氹仔情懷

作者：黎鴻健
出版社：澳門文化局
出版年份：2016

作者黎鴻健生於氹仔，近十多年來遊走於港澳，訪問及整理昔日氹仔史料及舊照片，將氹仔歷史回憶呈現於人前。《氹仔情懷》初版於2010年出版，修訂版則完善內容，詳細介紹澳氹之間有大橋通車前的氹仔歷史、生活風貌及傳統行業。



遇見你之前

作者：喬喬·莫伊絲 (Jojo Moyes)
出版社：泰電電業
出版年份：2014

身體癱瘓的男主角跟心靈殘缺的女看護，由針鋒相對變成兩情相悅，兩人互相扶持走出人生困境。但在最甜蜜時候，男方選擇安樂死結束痛苦，女方只好無奈放手。這本愛情小說被改編成電影，最動人的是對人生的反思，提醒大家活在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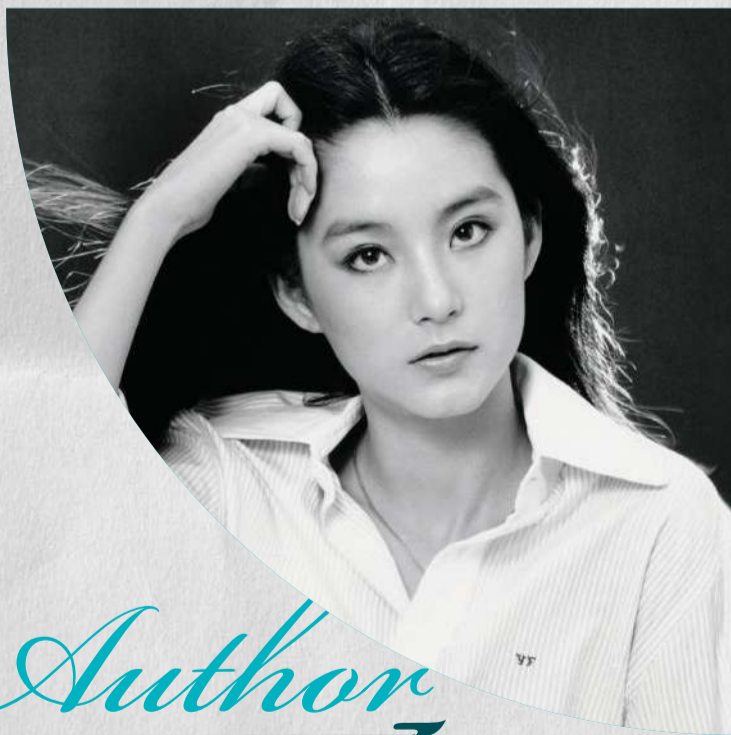
澳門街市

作者：葉農
出版社：三聯書店 (香港)
出版年份：2016

此書將澳門街市置於澳門開埠以來數百年的歷史脈絡之中關照，先呈現澳門街市與澳門城市發展間的緊密關聯，繼而採取一章一街市的方式，進一步展示澳門現有九個街市的歷史與現狀。澳門街市變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澳門的發展史。



明星



Star

走進書店，總會看見以明星做封面的暢銷書，有些是明星自己執筆寫書，有些是作家描寫明星。在林林總總的明星書裏，我們怎樣去分辨好壞？今期《城與書》跟澳門大學傳播系高級導師李展鵬對談，讓大家理解這個出版潮流。

撰文：呂珠玲
圖片：張國榮、梅艷芳、譚詠麟相片由三聯書店（香港）提供
林青霞相片由香港天地圖書提供

Author



呂：呂珠玲 李：李展鵬

呂：市面上愈來愈多關於明星的書，像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吳俊雄的《此時此處——許冠傑》、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學系助理教授洛楓的《禁色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都是以文化研究的角度評論明星，學術價值很高。你也是專注文化研究，但你寫的《最後的蔓珠莎華——梅艷芳的演藝人生》卻不是以評論角度，而是訪問梅艷芳身邊的人，這種寫法有甚麼好處？

李：明星評論是一種有距離的分析，但梅艷芳跟身邊的人的故事很真摯，訪問他們可以把冷冰的評論變成有溫度的人情故事。這種寫法的學術價值也很高，許冠文不再活躍但願意受訪，黎小田記憶差了但盡量回憶往事。評論集幾時做也可以，但要交代《壞女孩》這首歌怎樣誕生、《胭脂扣》如何拍成，只能透過這些當事人憶述，讓以後研究梅艷芳或香港影視產業的人參考，我也在書末增加了幾篇評論文章。

呂：一本明星書要用評論的角度還是人物訪談的方式，應該是因人而異吧？梅艷芳跟朋友肝膽相照，由別人口中憶述她的事自然動人，但以相同方法描寫王菲會有一樣的效果嗎？最近譚詠麟出了自傳《譚詠麟走過的銀河歲月》，由著名作家蘇美智筆錄，但他眼中的時代變遷頗膚淺，成長故事也不算動人，一本明星書的靈魂源自這位明星的內涵，因此我想每位明星應該各有寫法。

李：我只寫過一本明星書，不敢說是否只有梅艷芳適合這種人物訪談寫法。如果要寫張國榮，也許訪問他的「麻雀腳」也大有故事。王菲的朋友似乎不多，寫她可能真的有難度，但她的音樂很有個性，也許可以訪問她的創作團隊，但未必有甚麼人情故事，因此用文化研究的寫法可能更適合。不過這也涉及另一個因素，梅艷芳去世了，地位自然提升，要她的朋友回憶一位故人，當然特別有感情。

呂：明星書通常很暢銷，但也易引來魚目混珠，我最近看了《張國榮——不如我們從頭來過》，作者來自北京，不夠30歲，將關於張國榮的坊間報導和網上資料拼湊一起，繪形繪聲描寫張國榮的故事，誇張到連張國榮跳樓一刻的感受也描寫出來。我寫這個「明星書」專題時有點內心掙扎，這些書是存在的，但我應否跟讀者介紹，畢竟這種寫法很有問題。你對這些書有甚麼看法？

李：我對這些書深惡痛絕，大陸曾出版《如花——風華絕代梅艷芳》，說是以經歷加感受探尋梅艷芳的內心世界，這種扮傳記的小說會讓讀者信以為真，令人誤解了一位明星。這些書大多在大陸出版，可能大陸讀者不了解



【值得】

作者：鄭秀文
出版社：明報
出版年份：2010



【玩具大戰】

作者：古天樂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
出版年份：2008



【她們的二三事】

作者：葉蘊儀
出版社：明報
出版年份：2015



【此時此處 許冠傑】

作者：吳俊雄
出版社：天窗
出版年份：2007



【禁色的蝴蝶 張國榮的藝術形象】

作者：洛楓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
出版年份：2008



【張國榮 不如我們從頭來過】

作者：關熙潮
出版社：香港中和
出版年份：2015

港澳資訊，也不太懂分辨資料真確，但作為粉絲一看便知是假的。我建議買書時要了解作者能否訪問當事人、做了幾多資料搜集，還要用常理分析，例如作者不可能知道明星回家後的事。

呂：另一種明星書是明星自己執筆寫書，這好像是這十年間流行的事，有時令人十分驚喜。我記得古天樂曾經出版《玩具大戰》，寫自己收藏多年的玩具，還專程訪問日本漫畫家 and 世界級收藏家，十分認真。以前很少明星願意寫書，今天很多明星當起作家，像林青霞退休之後也學寫作，已經出版了兩本書。你認為這個轉變是怎樣發生的？

李：80、90年代的影視業發展蓬勃，出書收入對明星來說太雞毛蒜皮，大家不會花費心力。現在影視業不再興旺，而出版界要借明星的吸引力推廣新書。林青霞的文章寫得不錯，以前我們只重視她的美貌，現在讀者可以窺探她的靈魂，走進她的世界。其實換了鍾楚紅或張曼玉執筆也會勾起讀者興趣，因為人們對明星的好奇歷久不衰。

呂：但今天人們不用再對明星好奇，我從臉書知道何韻詩在某個國家的旅途上剛發生了甚麼事，我們買這些明星的書，反而似是表達一種實質支持吧？

李：你說得對，這個年代的明星很容易跟我們分享自己的看法，例如鄭秀文的書講述自己以宗教克服抑鬱症，或葉蘊儀的書寫參與社運的國際明星。這個年代的明星寫書重視主題，也配合自己的特質，一本好的明星書讓你看到一個社會時代。我覺得了解明星其實也是了解自己，因為我們喜歡某個明星，總是因為他觸動了我們某種性情，整件事就變得更有意思了。

明星當作家

明星執筆，關鍵不單是自己的文筆和眼界，還有整本書的編輯功力。林青霞的寫作誠意可嘉，劉若英的心思創意盡在文字之間，而何韻詩的出版團隊更是令人眼前一亮。

林青霞

【雲來雲去】

作者：林青霞
出版社：天地圖書
出版年份：2014



少女時代的林青霞只會讀劇本，退休之後才開始學寫作，雖然遲了起步卻迎頭趕上。她迷上買書看書、結交文化大師如董橋和蔣勳，為她寫序的是白先勇和章詒和。她在書中憶述跟鄧麗君在巴黎喝下午茶、跟張國榮打麻雀，由這位一代美人寫成的明星書，注定星光熠熠。

林青霞的文筆是好的，內容也豐富有趣，然而寫文章不同寫書，這本書缺乏的是深度。例如〈憶〉回憶張國榮陪她打麻雀，匆匆幾十字交代了事，即轉而敘述自己在香港的生活。又例如〈不丹·虎穴寺〉一篇，對虎穴寺的介紹也是水過鴨背，而不丹是怎樣的國家也隻字沒提。

一位好的編輯可以提升作家的層次，但這本書卻只把林青霞的文章零零散散結集一起，於是第一篇寫了不丹遊記，接着回憶鄧麗君和張國榮，忽然去了俄羅斯看博物館，然後又憶起跟甄珍的演藝生涯。看得出林青霞對寫作很用心，只盼她遇上一位好編輯，寫出一本有深度的作品。

何韻詩的遊記歸功於兩位出色的編輯——鄧九雲和饒雙宜。全書分成五章：「遇見現場」寫景點、「遇見生活」寫社會、「遇見他們」寫人物、「遇見自己」寫反思，把遊記內涵一層層提升。中間加插了何韻詩拍攝的行裝、早餐和明信片等照片，令版面盎然有趣。

當然，這本書最大功勞是何韻詩自己，她的文筆流麗而有幽默感，對社會有好奇心和洞察力，令本來只是吃喝玩樂的遊記變得有內涵深度，例如她由丹麥滿街嬰兒車說到北歐的福利政策，由瑞典的墳場旅遊說到生死教育。她老實抱怨印度很骯髒、瑞典人很冷漠，令這本遊記更加率真。

這本書有幾處令人十分感動，這是源於何韻詩的古道熱腸。遊客批評印度民宿老闆高傲，她看得出只因對方工作認真；英國遊客要在恆河撒下亡父骨灰，她拍拍他的肩說一句「Good luck」；她回到香港記得要給丹麥的民宿主人寄藥膏貼，治療婆婆受傷的右手。何韻詩要是棄歌從文，也將會大受歡迎。

接近獨行

45天的出走思考筆記

DENMARK NORWAY
SWEDEN FINLAND
INDIA

著/編：何韻詩

這次何韻詩單獨出行，將帶回更透澈的自己。



何韻詩

【接近獨行：45天的出走思考筆記】

作者：何韻詩
出版社：HALLIC
出版年份：2016



台灣女星劉若英的才華不容置疑，她在美國修讀古典音樂，在中、港、台三地參與舞台劇，也定期在報章寫專欄。大部分明星只將專欄結集出版，但劉若英連出書也像一個文化實驗。《我敢在你懷裡孤獨》由她編著，招徠一班明星朋友對談，分享大家的獨處和相處之道。

這位才女自幼享受獨處，即使到42歲之齡結婚後，仍跟丈夫如在同一屋簷下各自生活，直至懷孕了才明白從此要跟腹中骨肉朝夕相處。怎麼辦好？於是她招徠圈中好友如陳綺貞、林奕華、五月天石頭、盧廣仲對談，有的比她更孤僻，有的不能單獨過活，每一篇對談都趣味盎然。

我們以為明星的生活五光十色，這本書讓我們明白他們在鏡頭背後可能比我們更孤獨，但劉若英示範了獨處和相處也是智慧。劉若英的文筆流麗，她在對談之中穿插自己的生活，包括她在演藝界的多年經驗，也結合了一眾藝術家的生活智慧，更動人的是書中流露的母愛。



劉若英

【我敢在你懷裡孤獨】

作者：劉若英
出版社：寫樂文化
出版年份：2015

作家寫明星

作家筆下的明星多是傳記式或評論式的，關鍵是內容豐富、資料真確，更好是反映社會現象。李展鵬筆下的梅艷芳有血有肉，也為香港80年代的歌影事業補白，是流行文化的出色作品。



澳門大學傳播系高級導師李展鵬研究流行文化，要為偶像梅艷芳著書立說，卻捨棄文化評論的方式，而花了三年時間訪問梅艷芳身邊的人，包括她的唱片監製黎小田、倫永亮、電影導演關錦鵬、許鞍華，甚至母親單美金。19篇訪問道盡梅艷芳的個性和成就，是第一本立體展示她一生的著作。

這本書最動人的是細節，例如殿堂級攝影師鮑德熹憶述梅艷芳愛在片場為低級員工抱打不平；老牌樂手黎學斌憶述梅艷芳愛跟工作人員坐旅遊巴士而不坐豪華專車，一起住小旅館而不住大酒店。唱片騎師陳海琪憶述梅艷芳愛半夜找她傾訴失戀故事，流露這位豪邁明星的柔弱一面。

此書不是為了對梅艷芳歌功頌德，而是尋根究柢地重塑這位一代巨星的真實面貌，娓娓道來《胭脂扣》怎樣拍成、《壞女孩》如何錄製，呈現80年代香港的影視及音樂產業，書末收錄幾位學者如洛楓和張五常對梅艷芳的評價。像李展鵬說的，好的明星書要反映一個社會時代，這本書絕對是成功之作。



梅艷芳

【最後的蔓珠莎華：梅艷芳的演藝人生】

作者：李展鵬、卓男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
出版年份：2014

《譚詠麟走過的銀河歲月》跟《最後的蔓珠莎華——梅艷芳的演藝人生》有一點相通之處，都是透過人物訪問來呈現明星的面貌，而且《譚》由譚詠麟親自口述自己的故事，理應有更加深入驚喜的內容，結果內容盡是其實不太好笑的譚氏趣事、沒甚深度的譚氏哲理。

蘇美智是一位出色的記者，但當李克勤讚揚譚詠麟無私的例子是譚願意跟餐廳老闆合照，當陳百祥讚揚譚詠麟包容的例子是譚跟他做朋友，你很容易明白「巧婦難為無米炊」的道理。蘇美智始終不像李展鵬般研究流行文化，結果這本書也白白浪費了一個剖析80年代音樂產業的機會。

不過，此書確實值得譚詠麟的粉絲收藏，畢竟流麗的文字交代了偶像的一生，涵蓋他自中學時代「夾Band」、80年代當上天王巨星，到今天仍在樂壇打滾。書中刊登了很多珍貴照片，書末11篇朋友訪問，人人對譚詠麟歌功頌德，應該足以令粉絲看得很滿意。



譚詠麟

【譚詠麟走過的銀河歲月】

作者：蘇美智 口述：譚詠麟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
出版年份：2014



陳寶珠



【游離色相：香港電影的女扮男裝】

作者：洛楓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
出版年份：2016



24 小時閱讀 紅街市 圖書館

今年十月，紅街市圖書館率先試運行24小時圖書館服務，讓澳門市民在入夜時分多了一個流連之處。紅街市圖書館於晚上八時至早上十時仍有保安及清潔人員駐守，包括公眾假期亦照常開放，不分晝夜培養我城的閱讀文化。

撰文：梁偉健 Text: Bob Leong Text: Bob Leong

// 紅街市圖書館館址前身為郵政分局，裏面的郵筒仍然運作。
A Biblioteca do Mercado Vermelho foi construída no edifício da antiga agência dos Correios de Macau, cuja caixa postal se encontra ainda em serviço.
The Red Market Library is built at the previous branch location of Macao Post, and the post box in the building is still in service.



Biblioteca do Mercado Vermelho Oferece Serviço 24 horas

A Biblioteca do Mercado Vermelho foi pioneira no lançamento de um serviço de biblioteca 24 horas em Macau ao introduzir uma versão experimental deste serviço desde Outubro, proporcionando aos residentes de Macau mais um lugar espaço ideal de leitura durante a noite. Com trabalhadores de segurança e limpeza em prontidão na Biblioteca entre as 20.00 e as 10.00 horas tanto nos dias regulares como feriados públicos, isto ajuda a estimular uma cultura de leitura na cidade em todas as horas.

Red Market Library Offers 24-hour Service

The Red Market Library has pioneered the 24-hour library service in Macau by offering a tentative version since October, giving Macao residents another ideal reading space for the evening. With security guards and cleaners on standby at the Library from 8pm to 10am on regular days as well as public holidays this cultivates the reading culture of the city at all hours.

紅街市圖書館
地址：澳門雅廉訪大馬路147號地下
電話：(853) 2821 7348
網站：www.library.gov.mo/zh-hant/

Biblioteca do Mercado Vermelho
Endereço: Av. do Ouvidor Arriaga No. 147 R/C, Macau
Telefone: (853) 2821 7348
Sítio: www.library.gov.mo/pt/

Red Market Library
Address: Av. do Ouvidor Arriaga No. 147 R/C, Macau
Telephone: (853) 2821 7348
Website: www.library.gov.mo/en/



// 紅街市圖書館的書籍種類繁多。
A Biblioteca do Mercado Vermelho dispõe de uma grande variedade de colecções.
The Red Market Library boasts a variety of collections.

紅街市圖書館位處車水馬龍的提督馬路旁，跟紅彤彤的紅街市相比，顯得格外低調。然而，記者在晚上走訪圖書館觀察了一段時間，出入的讀者仍然是絡繹不絕，試行24小時開放可配合區內居民區的繁忙生活。

在柔和的燈光下，每人仿佛活在各自浩瀚的世界中，不打擾別人，也不受別人打擾。館內有自助借還書及自助影印等設施，市民可自行完成簡單手續。

值得注意的是，每日晚間延長服務時間內，多媒體室將暫停使用，而館內免費無線上網可繼續使用。

由於毗鄰紅街市的關係，該館以烹飪飲食書籍為主題館藏，另外亦有文學、旅遊休閒、醫藥保健及家政類書籍。在延長服務前，紅街市每日進入館內的讀者為750人次，試運行期間將持續觀察入館人次，以作未來圖書館服務時間參考之用。

紅街市圖書館館址前身為郵政分局，紅得令人窩心的郵筒依然運作，郵差會定期來收信，郵筒盛載着澳門人昔日訊息交流的印記，體現地方歷史和文化價值。24小時圖書館也繼承這個傳統，讓更多人感受文化知識在川流不息的美好。

Situada junto à movimentada Avenida do Almirante Lacerda, a Biblioteca do Mercado Vermelho tem uma aparência modesta que contrasta com o Mercado Vermelho nas suas proximidades, no entanto as observações nocturnas dos nossos jornalistas no local mostram que nunca há falta de leitores. Este serviço experimental de 24 horas é ideal para os residentes de uma cidade cheia de azáfama.

No seu interior, as pessoas leem sob luzes suaves como se estivessem a viver no seu próprio mundo, totalmente serenos. Os leitores também podem fazer o empréstimo e a devolução de livros na máquina automática, usar a fotocopadora e outros equipamentos nas instalações. O Serviço de Acesso Wi-Fi mantém-se disponível durante o horário de funcionamento alargado, mas a Sala Multimédia durante este período.

Na colecção da Biblioteca destaca-se o material de leitura de gastronomia e culinária devido à sua proximidade do Mercado Vermelho, para além de

publicações de literatura pura, turismo e lazer, medicação, saúde e ciência doméstica. Em média, a Biblioteca recebia 750 visitas diárias antes do prolongamento do horário de funcionamento. Durante o período experimental de serviço 24 horas iremos continuar a monitorizar o número de utilizadores para servir como referência na decisão sobre o futuro horário de serviço da biblioteca.

A Biblioteca do Mercado Vermelho foi reabilitada a partir de uma estação de correios, da qual a nostálgica e confortante caixa postal vermelha ainda se encontra em uso, com o carteiro a recolher o correio de forma regular. A caixa postal tem um valor histórico e cultural paroquial, uma vez que carrega as memórias da forma como as pessoas locais partilhavam informação nos velhos tempos. A Biblioteca 24 horas dá continuidade à tradição de partilha de informação e permite que mais pessoas mergulhem num mundo magnífico de cultura e conhecimento.

Sitting next to the busy Avenida do Almirante Lacerda, the Red Market Library looks modest in contrast with the nearby Red Market, but it is never short of readers based on nighttime observations by our reporters on site. The trial round-the-clock service is suitable for residents of the town living in hustle and bustle.

Inside, people read under soft lights as if they were living in a vast world of their own, utterly undisturbed. The Library provides self-help facilities like the photocopier and the Self Check Machine which enable readers to borrow and return books themselves. Though the Multimedia Room is closed during extended opening hours, Wi-Fi Access Service remains available at the time.

The Library features food and cookery readings because of its proximity to the Red Market, with pure literature, tourism and leisure, medication,

healthcare and domestic science publications being another part of its collection. The Library received an average of 750 visitors every day before the service extension. It will keep monitoring the visitor inflow during the trial 24-hour operation and decide on the library's future service hours based on the referential information.

The Red Market Library was renovated from a post office branch, of which the nostalgically warm and red postbox is still in use, with the mailman collecting mails from it on a regular basis. The postbox is of parochi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value, as it carries the memories of how locals shared information in the old days. The 24-hour Library has passed down the tradition of information sharing, allowing more people to indulge in the magnificent world of culture and knowledge.

// 夜貓子讀者從此可於深夜流連圖書館。
Os noctívagos têm a partir de agora uma biblioteca onde podem passar a noite.
Night owls have a library to linger around from now on.



紅街市圖書館24小時服務

	10:00-20:00	20:00-10:00
接待處	物品寄存及諮詢服務 讀者證辦理、圖書資料借還服務 查閱《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查閱逾期報紙及期刊 影印服務 自助圖書滅菌服務	物品寄存 圖書資料自助借還服務 自助影印服務 自助圖書滅菌服務
多媒體視聽室	互聯網 查詢電子資源數據庫：如慧科電子新聞數據庫、電子資源等	

*報刊閱讀區、閱覽區、無線網絡及查閱電子資源等服務於晚上仍然提供。

// 紅街市圖書館不分晝夜培養閱讀文化。
A Biblioteca do Mercado Vermelho tem vindo a incentivar a cultura da leitura dia e noite.
The Red Market Library nurtures reading culture day and night.



Serviço de 24 horas da Biblioteca do Mercado Vermelho

	10:00-20:00	20:00-10:00
Área de recepção	Serviço de depósito de artigos e serviço de aconselhamento; Pedido de cartão de leitor; Empréstimo/devolução de livros; Pesquisa do arquivo de jornais e periódicos; Serviço de fotocópias Serviço de Auto Esterilização de Livros	Depósito de artigos; Empréstimo/devolução de livros; Serviço de fotocópias; Serviço de Auto Esterilização de Livros
Sala Multimédia	Internet Base de dados de recursos electrónicos como a WiseNews, entre outros	(Fora de serviço)

*A Zona de Leitura de Jornais e Periódicos, Zona de Leitura, Serviço de Acesso Wi-Fi e serviço de pesquisa de recursos electrónicos, etc. continuam disponíveis durante a noite.

Red Market Library's 24-hour Service

	10:00-20:00	20:00-10:00
Reception Area	Baggage storage & enquiry; Library card application; Circulation of library items; Access to back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issues; Photocopying service; Self-help book decontamination service	Baggage storage; Self-help circulation of library items; Self-help photocopying service; Self-help book decontamination service
Multimedia Room	Internet Access to electronic databases, such as Wisers Information Portal and Electronic Resources of Macao Public Library, etc.	(Not in servic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Reading Area, Reading Area, Wi-Fi Access Service and E-resource searching service, etc. remain available at night.

籌建中的新中央圖書館一直備受關注：她跟區內的圖書館有甚麼分別？她目前處於哪一個工作階段？她為我們提供哪些服務？她有歷史文化意涵嗎？大家都在期盼中帶着一連串的疑問……

「更好的明天——新中央圖書館規劃展覽」準備為大家說說澳門公共圖書館的故事，帶大家看看圖書館可以是怎樣個樣子，介紹新中央圖書館的規劃構想，最重要的是我們大家齊心協力，共同去建設和實現一個我們值得擁有的21世紀閱讀風景線——新中央圖書館。

更好的明天

新中央圖書館規劃展覽

// 展覽直至年底，歡迎市民參與。
A exposição ficará patente até ao final deste ano, sendo aberta ao público em geral.



// 展覽佈局青蔥明亮，以突出「更好的明天」主題。
A exposição, bem iluminada e exuberantemente configurada, realça assim o tema "Para um Amanhã Melhor".

更好的明天——新中央圖書館規劃展覽

地點：南灣舊法院大樓
日期：2016年10月31日至12月7日
(星期一至除外)
時間：13:00-20:00

地點：澳門中央圖書館
日期：2016年11月14日至12月31日
(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10:00-20:00

地點：氹仔圖書館
日期：2016年11月14日至12月31日
(公眾假期除外)
時間：星期一至14:00-20:30；星期二至日09:30-20:30

查詢：28377117 (星期一至六10:00-19:00；星期日11:00-19:00)



// 展覽讓市民了解新中央圖書館規劃。
A exposição tem como objectivo familiarizar os residentes com o projecto d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Para um Amanhã Melhor — Exposição sobre o Projecto d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Local: Edifício do Antigo Tribunal na Av. da Praia Grande
Data: 31 de Outubro de 2016 a 07 de Dezembro de 2016
(Encerra às Segunda-feira)
Hora: 13h00-20h00

Local: Biblioteca Central de Macau
Data: 14 de Novembro de 2016 a 31 de Dezembro de 2016
(Encerra aos feriados)
Hora: 10h00-20h00

Local: Biblioteca da Taipa
Data: 14 de Novembro de 2016 a 31 de Dezembro de 2016
(Encerra aos feriados)
Hora: De 2ª feira 14h00-20h30; De 3ª feira a Domingo 09h30-20h30

Para mais informações é favor de através do no. tel. 28377117
(de segunda-feira a Sábado, das 10h00 às 19h00;
Domingo, das 11h00 às 19h00)

Para um Amanhã Melhor

Exposição sobre o Projecto d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que se encontra em fase de preparação, tem merecido grande interesse por parte do público: De que modo se irá distinguir das outras bibliotecas existentes? Em que fase se encontra o seu projecto? Que serviços irá prestar? Tem algum significado histórico e cultural? Estas são algumas das muitas perguntas que todos têm em mente enquanto aguardam com expectativa a conclusão do projecto...

"Para um Amanhã Melhor, um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Exposição sobre o Projecto d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visa apresentar ao público a história da Biblioteca Pública de Macau, mostrando ao público os vários tipos de configuração que uma biblioteca pode assumir e dando também a conhecer o projecto conceptual da Nova Biblioteca Central. Mas o mais importante é que todos possamos unir esforços para criar e concretizar um panorama de leitura do século XXI digno da nossa cidade"

殺人犯背後

《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是歐洲作家法蘭克·貝拉迪的著作，單看書名着實難以猜度出書中內容，大標題雖是「英雄」，但書內討論的人物都與英雄沒絲毫關係，反而都是真實世界中惡貫滿盈的殺人犯，大多是發生於美國無差別大屠殺案件中的兇徒，包括於1999年槍殺科倫拜校園12名師生後再吞槍自殺的哈里斯與克萊柏德，於2012年化妝成電影《蝙蝠俠》中的小丑闖入戲院中大開殺戒的霍姆斯等等。

這些滿手血腥的殺人魔，到底是天生兇殘冷血，抑或有其他因素扭曲了他們的人性？作者為此作出了深入的調查與分析。首先，他們都寂寞孤僻，「小丑」霍姆斯於犯案前幾星期於約會網站尋找對象皆被拒絕。第二，他們對社會充滿恨意，於校園槍殺32人的趙承熙於犯案前寄了一份包裹給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當中有一份手稿，揭露了他對社會的巨大恨意：「你們一次又一次摧殘我的心，強暴我的靈魂，結果喚醒我的意識。」第三，他們都沉迷於電玩世界。

耐人尋味的是，作者對這些冷血殺人犯，字裏行間透露出的並非憤怒，反而是悲天憫人的同情。要知道在主流社會，尤其是網絡世界，大部分民眾都習

慣站在道德高地，公審一眾罪犯（或疑似罪犯）。法蘭克則不然，他嘗試透視惡魔的靈魂，嘗試把他們的惡行歸咎於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恨其對年輕人冷酷無情。此書的下半部分，就是探討年輕人自殺問題，與及現今金融體系及大財團對年輕人的剝削，譬如歐美銀行不懷好意地向學生提供借貸，讓他們年紀輕輕已背上沉重債務，第三世界國家則以富士康作例，資方無止盡地向工人進行剝削，工人則因過度壓力而引發自殺潮等。

或許將校園槍擊案、自殺潮統統歸咎於社會體制未免過於簡單，這世上寂寞孤僻、電玩成癮、工時過長的年輕人比比皆是，不見得就會殺人或自殺。作者身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對資本主義的看法亦難免偏激，但指出了非常重要一點，就是現今的年輕人比過去更難找到出路，人生更難看到光明，於是最後有人不是自毀，就是發狂毀滅別人。

作者對未來的預測是悲觀的，雖然最後強調即使前路堪憂，我們仍須樂觀堅強地面對，對於社會的日益腐敗，他坦言無法找到救治良方，但保持樂觀情緒可能是唯一救贖之道。

不含罪案偵探小說

東野圭吾寫下浩瀚如海的推理小說之後，大抵至今只有這一本，最大膽想要推理出人生的宿命輪迴，他要把層層細碎的生命裏頭一顆最完整的核心推引出來。如果你讀明了，那末，你完成的不止是一本推理小說，還是一次嘗試觸摸生命核心的驗證。

故事的設定，是把你的煩惱寫在紙上，投進「浪矢雜貨店」的郵件筐中，翌日就可從雜貨店的牛奶箱裏，收到回信。寫回信給你的，是雜貨店的老闆浪矢爺爺。他對於每個提問，都絞盡腦汁回覆，毫不吝嗇地思考上一整個夜晚，掏出心肝，就為着交出一個最萬全的建議，去解答投信人的難題。

而故事的發展，就是這個為人消煩解憂的郵件箱，在浪矢爺爺離世後33載的忌日，超越時空的延續了。投信的仍然是昔日的人，但回信的卻是偶爾闖入了雜貨店的三個小偷。從這裏開始，情節縱橫交織，有單純敦直的人，在紙上告白人生遇上的疑難；然後有憤世嫉俗的青年，在回信上直書己見，懶得琢磨客套。

本來不應相交的生命，卻在筆鋒滑過紙張的瞬間，雙方皆決定以真誠相待文字，化學作用就迸發出來了。例如夢想做歌手的克郎，不想承繼父親的魚檔，寧選一

間歌壇，父子因此冷戰。克郎遂寫信求教，寫回信的卻是來自「未來」的三個小賊，他們痛斥克郎癡人說夢，叫他面對生活現實，克郎收到回信後心死認命，打算放棄追夢，卻冷不防遭父親拒絕，要求兒子不如勇闖樂壇，即使是敗仗也要打過一場。

就在這個時候，三個來自「未來」的人，意外發現克郎所作的某首曲子，原來就是「未來」世界家傳戶曉的一首名曲，並且得知克郎即將發生意外而不久人世。震驚的三人最後為昔日的克郎，送出了這樣一封回信，一改之前把他痛罵得狗血淋頭的語氣，裏面有一句寫道：「有人會因為你的歌曲而得到救贖，你創作的音樂一定會流傳下來……總之，千萬不要懷疑這件事。請你務必相信這件事到最後，直到最後的最後，都要相信這件事。」

事情最後按着歷史的軌跡發生，克郎死了，但他的曲子紅極一時；克郎沒能等到自己當紅的一天，但臨終前他一直默念着信中的這一句：「直到最後的最後，都要相信這件事。」究竟是誰給誰解答了疑難，大抵並不重要，因為路還是要由自己去走，內心的想法和決定，總能陪伴着你走到最後。



李峻一
港澳著名作曲及填詞人，曲詞雙修，作品超過300首，包括《爛泥》、《Lonely Christmas》、《無賴》、《電燈膽》等。白羊座，理想的周末是躺在沙發看整個下午的書，沒人打擾，電話剛巧沒電。



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
作者：法蘭克·貝拉迪 (Franco Bifo Berardi)
譯者：林麗雪
出版社：時報
出版年份：2016



鄭美姿
傳媒工作者，曾於《經濟日報》、《智富》財經雜誌、《壹週刊》和網媒「香港01」工作。現為浸會大學兼職講師，並為心光盲人院暨學校寫作班導師。



解憂雜貨店
作者：東野圭吾 (Keigo Higashino)
譯者：王蘊潔
出版社：皇冠
出版年份：2013

A Hongkonger's Civil War

People of the generation which lived through the second world war often have fantastic stories to tell, whether in Europe or Asia, and whether they were combatants or not.

Growing up in England, I could listen to my relatives' stories of the 1940s firsthand; my 97-year-old great-aunt, for example, can speak about the war experiences of her parachutist husband as if they happened yesterday. In Hong Kong, it is more difficult for me to hear these stories. Understandably, most local writers record their memories in Chinese.

And so I was interested when a friend handed me a copy of *Beyond the Blockades*,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about smuggling goods into mainland ports during China's civil war, which has been self-published by the author Chaplin Chang.

Chang's story starts in Gulangyu, an island off Amoy (today's Xiamen), where he went to school at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s a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Gulangyu was left alone when Japanese forces occupied Amoy in 1938. Chang and his brothers were able to see planes bombing the city, and the famous Amoy canning company used their huge factory woks to cook congee and beans for the injured soldiers who came pouring over to the island. Chang combined his studies with taking food to the refugees until one morning – in December, 1941 – he left his home to find his way blocked by a Japanese soldier, who chased him back indoors at bayonet point. Japan had crossed the strait and occupied Gulangyu overnight.

Chang's education ended there and then, in his third year at junior school. Life was difficult under the Japanese so the family were soon smuggled to the mainland by Chinese agents.

One thing led to another, and despite having no real interest in a military career, Chang ended up joining the ROC Navy thanks to an acquaintance who let him copy his answers at the entrance exam. He was sent to England for training, and then returned on one of two ships which were leased to the ROC by Britain's Royal Navy. But things didn't go to plan. On the Yangtze, the other ship suffered a mutiny and sailed north to join the Communists. Chang's ship was ordered south to Hong Kong, where he found himself out of a job and unable to speak the local language.

Chang didn't like the Communists. But with a mother and brother to support, he had to take any job offered to him, and his experience at sea was his only marketable skill.

It was now 1949, and though the KMT had retreated to Taiwan, its naval forces were still imposing a blockade on Communist-controlled mainland ports. As a result, the PRC would pay high prices for goods smuggled in. But this was dangerous work which required the avoidance of warships. Properly licensed marine officers wouldn't take such jobs, but Chang signed up.

Peril came not only from the Nationalist warships but also from the people he was trying to help. On one moonless night, after Chang's Greek-flagged ship had sailed stealthily along the coast from Hong Kong to Amoy to deliver a cargo of goods, a Communist patrol boat intercepted them in Amoy harbour and sprayed their ship with machine-gun fire. A young guard on the boat loudly accused them of being imperialist spies. Chang had to jump from a rope ladder onto the patrol boat to negotiate with the shouting guard. Another time, on a voyage to Quanzhou, Chang had to write a statement of repentance to prevent their ship being held by the port authorities; and if they were delayed too long, their return journey would be in daylight, when they would be easy targets for the patrolling warships.

My great-aunt's older brother served on three Royal Navy ships which were sunk during the war. Considering this run of bad luck, it is incredible that anyone was willing to board a ship with him ever again. But perhaps British sailors were less superstitious than Chang's colleagues, who would take care during mealtimes to always place their spoons facing upwards on the table. At the outset of one smuggling trip, a passing junk snags their ship's flagpole and bends it out of shape, and the crew takes it as a bad omen.

We also get glimpses into other calamities: fragmentary stories that reflect the chaos of wartime. At one point, Chang gets a commission to sail a transport ship full of Nationalist soldiers to Hainan Island, to reinforce the garrison there against Communist attack. The ship was at anchor in Hong Kong's Western Harbour to take on fuel and supplies. Then, news came in that the KMT were suddenly evacuating their forces from Hainan. The captain deserted the ship, and Chang and the crew were marooned on board for 10 days with insufficient food and hundreds of angry soldiers. In a complication, it turned out that the PLA had just seized Canton, and a Communist agent was agitating for the soldiers to be sent there as prisoners of war. Did they end up in Canton or in Taiwan? Chang was rescued from the ship after 10 days, and knows nothing of their f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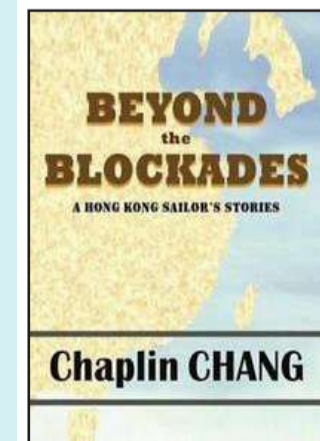
It is 60 years this month since Communist/Nationalist rivalry erupted into conflict on the streets of Kowloon, and this book gave me some interesting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how Hong Kong fit into the wider picture of the civil war.

The language used in Chang's book is a recognisably Hong Kong English, which may pose the occasional puzzle for overseas readers, but is quite familiar to anyone who has lived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nd in fact adds a sort of local authenticity.

Chang is now in his eighties and liv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He casually mentions the fact that, decades later, he worked on a series of Bruce Lee films. If he finds the time to write about those, then that would be worth another book.



Pete Spurrier
A publisher of locally themed titles at Blacksmith Books in Hong Kong. He is also the author of guidebooks including *The Heritage Hiker's Guide to Hong Kong*.



Beyond the Blockades: A Hong Kong Sailor's Stories
Author: Chaplin Chang
Publisher: Trafford
Publish year: 2011

A PROBLEMÁTICA DA METALINGUAGEM NA AUTOBIOGRAFIA ARTÍSTICA

O meu primeiro objectivo na perspectiva de experimentar o registo biográfico de uma personalidade artística levou-me a pensar numa abordagem do tipo 'vida e obra', sem pretensões científicas ou sequer eruditas e em qualquer caso sem veleidades de originalidade que a natureza do trabalho desde logo pelo curto tempo de elaboração jamais permitiriam. Pela natureza do trabalho estava assim condenado a priori a uma abordagem sintética geral resultante de uma investigação sumária. Redundaria portanto no culto pouco estimulante da generalidade onde a ousadia ensaística estaria portanto condenada ao fracasso.

Depois ocorreu-me a possibilidade de um exercício mais ousado através do recurso a Oscar Wilde e à sua obra *O Retrato de Dorian Gray*, uma vez que me parecia que sendo o retrato uma boa réplica figurativa da biografia haveria aqui lugar para um exercício de duplicidade artística em que de certo modo através desta obra concreta sobre uma obra de um outro artista no exercício de uma outra arte, o autor, isto é o artista (Oscar Wilde) que eu visaria, me pudesse abrir uma primeira porta de acesso à sua íntima biografia. Isto representaria já uma avanço hermenêutico relativo ao desiderato primitivo, demasiado positivista para o meu gosto. O projecto era sedutor mas ainda assim muito difícil de realizar uma vez que como disse e bem o artista abre apenas uma porta, quando a mim me convinha pela urgência da devassa que me abrisse todas as portas e todas as janelas da sua casa secreta.

Penso que modestamente fiz a descoberta que se impunha ao inclinar a minha propensão para a obra de James Joyce, *O Retrato do Artista Quando Jovem*. Até porque por via de um pequeno pormenor que é contido de uma relevância substantiva, o texto imediatamente se converteu na abertura para uma dupla exposição. É que a personagem central do Retrato vem a ser também uma das personagens centrais da obra maior de Joyce, o *Ulisses*, ou seja nem mais nem menos que o alterego do escritor, o incontornável Stephen Dedalus. Harold Bloom chega mesmo a considerar que é ainda Stephen Dedalus o narrador de alguns contos da colectânea, *The Dubliners* (em português, *Gente de Dublin*).

Stephen Dedalus apresenta assim uma importância múltipla como chave de acesso à biografia de James Joyce, o facto de ser, como já disse, o alterego de Joyce, o facto de ser uma das metamorfoses narrativas ou mesmo da narratividade literária do autor, o de ser também uma personagem, neste caso, com a responsabilidade de ser o protagonista e finalmente o facto ainda de se assumir muitas vezes como uma espécie de anti-herói mostrando o lado obscuro e quem sabe recalcado do artista. É em qualquer dos casos uma

personagem complexíssima e extremamente rica, homóloga, no mínimo, do universo complexo e perturbado do próprio James Joyce em todo o seu processo formativo. E por falar em processo formativo, é o momento de não esconder e muito menos negar que o carácter de *bildungsroman* de *O Retrato do Artista Quando Jovem* também me pareceu muito atraente e sugestivo pois as biografias devem começar pelos balbucios informes e quiçá ainda inconscientes do artista, justamente naquela fase da vida em que o ser estrebucha por se descobrir, por se encontrar com o seu *genius* ou se preferirmos por achar a sua subjectividade, encontro esse que é muitas vezes fatal e decisivo. É que, deixem-me dizê-lo já com clareza, num romance de iniciação, e este não foge à regra, pode aparecer com toda a nudez não apenas o processo de descoberta existencial mas ainda toda a panóplia de questões que há-de perseguir o artista ao longo da vida: temas, possibilidades retóricas, modulações narrativas, idiossincrasias estilísticas, modos e modelos expressivos, preocupações metafísicas e ideológicas, etc. Ora, é justamente isso que ocorre em *O Retrato do Artista Quando Jovem* do então jovem James Joyce. Muitos dos caminhos da sua obra e concomitantemente os caminhos de muitas das correntes do modernismo ao longo do século XX possuem aqui o seu momento inaugural. E para nosso gozo mas também para nosso desespero encontram-se aqui em Dédalo, isto é embrionários, no seio de um verdadeiro labirinto. Ou pensavam que o erudito e classicista James Joyce teria escolhido para personagem principal do seu primeiro romance a figura de Stephen Dedalus de modo accidental. Dedalus ou Dédalo possui uma riqueza multissémica que não foi alheia à escolha e onde eu ainda assim evidencio para além da ideia de labirinto, as ideias de enredo e de complexidade, sendo que ao mesmo tempo Dédalo pode ser capaz de sair das complicações em que se mete pois é também rico em artifícios e capacidades construtivas. Dédalo é um ser complexo e ambivalente como é toda a obra de Joyce.

Comecemos, apesar do que foi dito até aqui pela biografia mais objectiva de James Joyce.

James Joyce é natural de Dublin, onde veio ao mundo no dia 2 de fevereiro de 1882. Depois de uma vida acidentada, com constantes mudanças de cenário, veio a falecer em Zurique a 13 de janeiro de 1941, com a modesta idade de 59 anos. Sobretudo no plano formal é considerado um dos autores de maior relevância do século XX. 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 iniciou a sua educação no Clongowes Wood College, um internato no Condado de Kildare. Mais tarde estudou no Belvedere College em 1893, na perspectiva de que este colégio jesuíta o conduzisse à Companhia de Jesus,

o que não viria a acontecer até pela posição anti-católica que assumiu desde cedo. Finalmente estudou ainda desde 1898 na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A sua vida familiar conheceu altos e baixos, mais baixos que altos por causa da aditividade alcoólica de seu pai, John Joyce. Tudo leva a crer que o pai e o seu alcoolismo terão sido o modelo para o carácter de Simon Dedalus, pai de Stephen Dedalus, no *Retrato do Artista Quando Jovem* e no *Ulisses*, assim como do tio do narrador em diversos contos de os *Dubliners*. E estas obras com o *Finnegans Wake* constituem o essencial do cânone joyceano.

Segundo Bakhtin (Julian Nazario) o *Retrato do Artista Quando Jovem* parece consistir, no plano da sua arquitectura estrutural, numa longa citação, embora apenas implícita, de *A Divina Comédia*, de Dante, quando narra os três momentos da vida do protagonista central, Stephen Dedalus: a sua infância, a sua adolescência e finalmente a sua maturidade, que corresponderiam respectivamente ao Inferno, Purgatório e Paraíso da genial obra de Dante. Esta, por sua vez glosa o cânone clássico da morte, descida ao inferno e ressurreição. Seja ou não assim, a verdade é que a alegoria é possível e é apenas enquanto alegoria que nos interessa. O texto por essa via assume a valência de possuir a dimensão de uma metalinguagem que ao proceder à narrativa de uma história e ao proceder à narrativa de uma autobiografia, pelo facto de que o autobiografado é um artista e um artista experimental inovador e revolucionário, acabar por nos dar o laboratório alquímico da sua prometeica experiência. O próprio Joyce se referiu a isso quando ao referir-se à arte e ao artista ter colocado na boca de Stephen Dedalus o seguinte:

"A personalidade do artista, no início um pranto, uma cadência, um estado de espírito, e depois uma narrativa fluida e ligeira, refina-se no fim ao ponto de não existir mais, torna-se impessoal, por assim dizer. A imagem estética na forma dramática é a vida purificada através da imaginação humana e, por força desta, re-projetada. O mistério da estética como o da criação material, está consumado. O artista, como o Deus da criação, fica dentro ou detrás, além, ou acima de sua obra, invisível, aperfeiçoado e alheio à existência, indiferente, aparando as unhas" (James Joyce versus Julian Nazario)

Neste sentido o artista, verdadeiro rival dos deuses, demiurgo e criador de um mundo absolutamente novo, criado tal como na criação divina ex-nihilo, daria razão a Bakhtin, no sentido em que na fase final da sua obra teria superado todas as vicissitudes terrenas e infernais

para, por pura purga ascendente, se alcandorar finalmente à dimensão do Olimpo, ou seja do paraíso dantesco. A ressurreição e a ascensão ao Olimpo é aquilo que o artista persegue através do sofrimento existencial mas também através do trabalho laborioso do alquimista que no seu laboratório põe em perigo a própria vida para um dia poder lograr o flogisto salvador do génio, avatar glorioso do divi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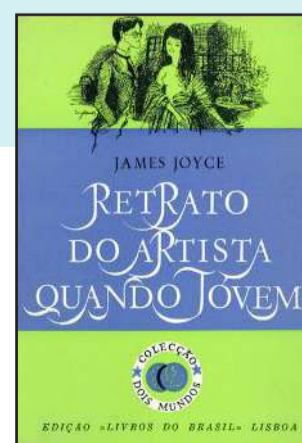
Há um texto de Alfredo Margarido que não cabe citar aqui mas que faz uma brilhante síntese que resume a dimensão experimental e portanto metalinguística da obra de James Joyce no seu todo, onde ele designa por exílio o que eu designo por reino e Bakhtin por paraíso. Mas, em boa verdade todas estas palavras, no âmbito da criação artística, possuem o mesmo significado enquanto arquétipos da busca solitária do caminho que conduz o artista à descoberta e à afirmação da sua voz. Porém, o reino dos artistas possui uma limitação que é também a sua grandeza humanista digamos assim, uma vez que o que se visa através da arte é um mundo que só se torna possível a partir da viagem iniciática da formação do artista. Mas essa viagem e esse caminho começam por ser a demanda de Si, a descoberta do Eu, e do Genius que o Eu alberga e só essa descoberta pode abrir as portas para a 'transcendência' e é por isso que o *Retrato do Artista Quando Jovem* "é mais do que uma obra autobiográfica. Ela é o relato da trajetória de um homem em busca do pleno conhecimento de si mesmo", ou seja, da transcendência que o habi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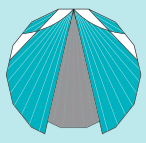


Manuel Afonso Costa

Poeta, ensaísta e professor universitári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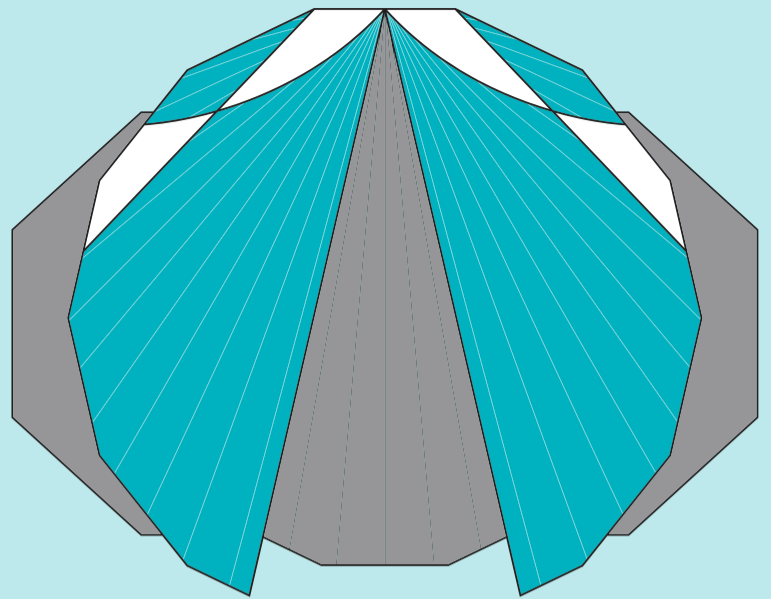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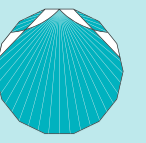
Joyce, James, *Retrato do Artista Quando Jovem*, Difel, Lisboa, 1989
Descritores: Romance, Literatura Irlandesa, Autobiografia, Tradução e Prefácio de Alfredo Margarido, 269 p.:23 cm, ISBN: 972-29-0031-5
Cota: C-10-7-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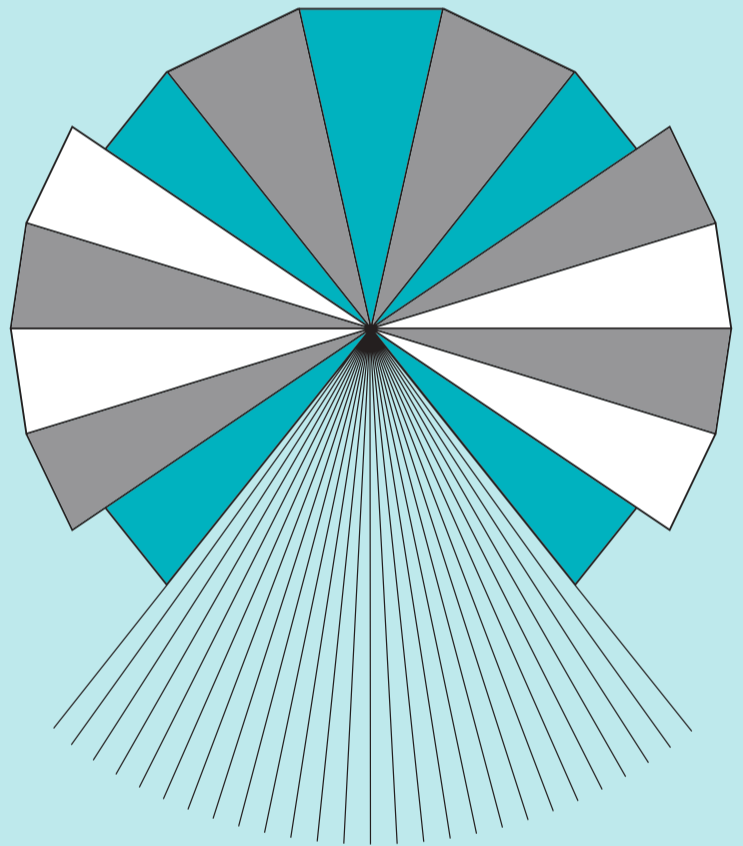
歡迎蒞臨參觀
Welcome to Patane Library
Bem-vindo a visitar

誠邀出席
You are all cordially invited to attend the ceremony
Todos estão cordialmente convidados



澳門沙梨頭海邊街69-81號沙梨頭圖書館
Biblioteca do Patane, Rua da Ribeira do Patane,
no 69-81, Macau
Patane Library, Rua da Ribeira do Patane,
No. 69-81, Macau

開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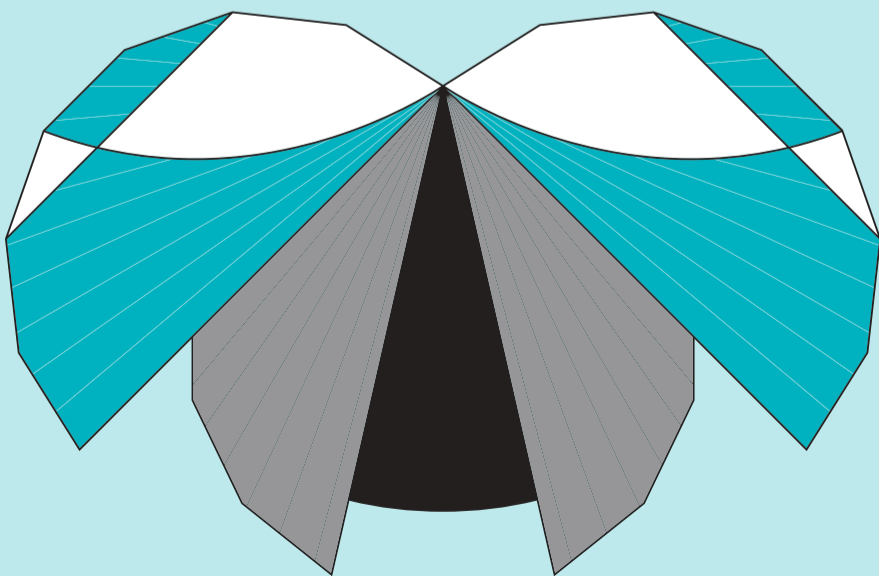


www.library.gov.mo

OPENING
CEREMONY OF
PATANE
LIBRARY

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澳門公共圖書館
Biblioteca Pública de Macau

查詢 Informações Enquiries
2825 9220 / 2825 9221



CERIMÓNIA
DE
INAUGURAÇÃO DA
BIBLIOTECA
DO
PATANE

